

BARTHES
TRANS. BY SUN NAI XIU
WORLD MASTER THINKERS



巴 尔 特

〔美〕乔纳森·卡勒 著
孙乃修 译

巴 尔 特

[美] 乔纳森·卡勒 著
孙乃修 译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周发祥

责任校对：冯爱荣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 勇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巴 尔 特

[美] 乔纳森·卡勒 著

孙乃修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中国建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2 年 8 月 第 1 版 1992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开本：736×965 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2
字数：87 千字 印数：1—3500 册
ISBN 7-5004-1368-8/B·304 定价：3.80 元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Jonathan Culler

BARTHES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Fontana Press 1983

本书据英国芳塔纳出版社 1983 年英文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张晓明

副主编：章建刚

编 委：安廷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张晓明

何明虹 章建刚

美 编：张 强 杨永德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

1992/08

编者献辞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辑富于勇气的决定,《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从1985年到1992年,《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断断续续出版了36本。在编辑这套文库时,我们出于整体上的考虑收入了其中31种,并全力推出29本新书,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文库包含6个函套,每个函套中的10本书大致是依照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编定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或许会对某个思想时代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此次未被编入文库的5本思想传记,无论就传主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译文的质量而言,都丝毫不比目前这60本逊色,它们是:《柏克》、《亚

当·斯密》、《赫尔岑》、《托尔斯泰》和《福泽谕吉》。

值此文库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1985年7月，我们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曾设想“在三至五年内出书百本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过于浪漫了。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总是要脆弱一些，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套丛书的命运：起初，《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上被归入“黄书”一类；其后，理论图书市场的滑坡又几乎使这桩事业半途而废。因此，在推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暇为这个国内数十年来第一套大型思想传记丛书的最终出版而感到庆幸，我们更意识到：这套丛书的遭遇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并且它似乎还很难在世纪的转折之前有根本的改善。

经济的繁荣是世纪末的主题，这对于我们这个饱受一穷二白之苦的民族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同样现实的是，在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

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处于一种“无根的”流放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过：“思想即供奉。”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正是用以供奉思想的一个祭坛。与思想家同在，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在，这应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理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此时此刻，我们尚无从琢磨新世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祈盼着它的到来，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1993年3月13日

中译本序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对 60 年代以来法国文学界和世界文坛思潮——诸如当代西方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诸理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成为当今法国和西方批评界最有影响力的卓越人物之一。

巴爾特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又极复杂；很有深度，但又相当活跃；独辟蹊径而又敏活求变。他的一生始终不懈地追求新知，追求新鲜的理论思维，追求自我的真实感受和个体生命的价值，不断地开拓自己的理论视野，一直活跃地站在时代的潮头奋力进击。为了摆脱旧的

理论框架的牢笼，他勇敢地从荒野处踏出一条新思想之路，同整个理论界宣战，宁愿走向孤傲而又光荣的独立，不惜同整个理论界闹翻，惹来各种恶名和批评。然而，他是一位非常有后劲的人，创造力极其旺盛，浑如一注永不枯竭的清泉，不断地喷溢出惊世骇俗的新鲜思想，使理论界的对手们、书斋的教授们也不得不为之叹服；他的大名远飘法国之外的西方世界，最后竟以荒野处闯出来的思想界斗士而跻身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教授行列，成为学术界一颗最夺目的明星，成为众人敬仰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罗兰·巴尔特之所以能够在人才辈出、灿如星群的法国文学界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界跃然升起，除了种种客观因素之外，他个人的气质是不容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他富于创造精神，不落传统文化窠臼，不愿服服帖帖走思想老路，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构想——文学科学、符号学、当代神话学、叙事学——接连不断地鼓舞着他在文学领域以及当代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展开开辟蹊径的研究；当一个构想刚刚在笔下完成，一个新的构想又在召唤着他。他常常把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东西撇在一边，以一种嘲讽和轻蔑的笔调对待自己先前偏爱的东

西。他是一位有创新力的活泼的思想家，总是朝气蓬勃，从不约束自己，从不作茧自缚，从不在某一点上毕其一生地钻研，从不自己亲手创造一种神话之塔把自己囚禁起来，而是浑身充满开拓精神，象一位横扫千军、马不停蹄、驰骋辽阔疆域的将军，日夜开拓新的版图而从不津津乐道于眼前的成就，从不停留下来深耕细作、经营什么；他总是向前发展，突破旧的思想框架和学科领域，寻求新思维、新观点、新方法。他最怕陈旧、落伍，因而永远精神抖擞地处于一种奋战不已的斗士状态。假如他长久地执着于某些具体的构想，就会使他成为一个成果不那么丰富、创获不那么广泛的思想家。巴尔特这种极富魅力和创造性的性格气质、好学深思的治学精神以及勤奋不辍的写作态度，使他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界的一位无可争议的大家。

一般来说，思想家很难得同时又是文体家。他们常常过多地注重思辨而忽略文体。然而，巴尔特却是一位两者兼备的作家。他写的东西，不仅追求思想上的新颖和深刻，而且追求文体上的更新和创造。既追求思想深度又讲究表达方式，这使巴尔特的思想愈增新鲜感，使他的著作产生多种魅力和情趣，显示出他本人的一种

独特的灵气和一种飘逸多姿的文人风度。《情人语丝》《符号的帝国》就是他匠心独运于文体创造的最佳例子。文体上的独创和形式上的灵动，无疑使他的思想表达产生魅力，两者彼此辉映，相映成趣。这也是巴尔特的魅力之一。

巴尔特从法国人文主义思潮出发，与萨特主义告别，转向科学的追求，走向结构主义批评。但经过一番披荆斩棘的奋斗之后，他重新由科学回到伦理，回到人文主义怀抱，回到个体对人生的趣味和快乐的追求和肯定。这种发展对于富有性情和灵气的巴尔特来说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方面将各种科学思想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将快乐和情趣的观念引入文学本文的欣赏和创作中。这样就把冷冰冰的文学分析和活泼泼的心灵感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致使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文学陷入科学主义而丧失自身的灵性。这是巴尔特眼高一筹之处。追求科学但又没有忘记人的情趣，决不削足适履，把人性囚禁于科学的牢笼里，干这类蠢事。巴尔特思想上这种螺旋发展是很有启发力的。

这样一位蜚声世界文坛、对当代文学思维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一生却很坎坷、多难。他出身贫苦，父亲早丧，从小跟着母亲长大。母

亲靠着打零工挣来的菲薄收入抚养这个幼小的独子。贫穷伴随着这个有志气的孩子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阶段。他省吃俭用，买一点生活必需品和书籍。成年后又先后两次患肺病，不得不辍学、辍工。但坏事反变成好事。他在病中读了很多书，养病期间成了他知识成长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贫困足以令人立志，诚哉斯言。巴尔特以平民出身的思想家那种桀骜不驯的姿态开始思考当代问题、著书立说，他以顽强的毅力和多产的著作使世人不得不叹服。他死于非命，不然，我们也许还会读到他更多的启人心智、令人惊叹的著作。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对这位当代西方思想界勇士的多方面文化成就和理论见解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述，为读者勾勒出巴尔特思想的基本轮廓。

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会从这本书里得到理论的若干激情和启迪。

孙乃修

1991年7月4日

目 录

中译本序	5
第一章 多才多艺者	1
第二章 文学史家	23
第三章 神话学家	35
第四章 批评家	48
第五章 论战者	77
第六章 符号学家	88
第七章 结构主义者	100
第八章 享乐主义者	117
第九章 作家	132
第十章 文人	149
书目	164
译后记	171

第一章 多才多艺者

1980年，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逝世，时年65岁。那时他是法国学术机构中最负盛名的法兰西学院的一位教授。他生前曾因对法国文化做的透彻而又大不敬的分析而闻名于世，然而现在他本人则成了一座文化宝库。他的演讲吸引了各种各样众多的听众，无论是外国留学者、退休的教师，还是卓越的学者，都对他的演讲感到兴趣；他对各种各样日常生活的回忆见之于报刊，他的《情人语丝》，这部爱情“修辞术”，不胫而走，并且经过改编搬上了舞台。

在法国以外的人看来，巴尔特似乎是继萨特之后成为法国知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著作译为外文，被人们广泛阅读。他的一位名

叫韦恩·布思(Wayne Booth)的批评界的对手称他是“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人”，然而他的读者群远远超出文学批评家的圈子。^①巴尔特是一位国际性的人物，一位当代大师，那么他所独擅其能的是什么？他所称雄一世的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巴尔特名气很大，而崇拜者们所持的理由又彼此各异。在很多人看来，他首先是一位结构主义者，或者可以说是这样一位结构主义者：他主张运用一种系统的、科学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现象。作为符号学——关于符号的科学——的最著名的倡导者，他还提出一种结构主义的“文学的科学”观。

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巴尔特不赞成科学，而是赞成快感：赞成那种阅读的快感以及读者那种独出心裁地阅读的权利，这样他才能够从中得到快乐。和那种把注意力集中在作者身上——即对揭示作者的思想或意图感兴趣——的文学批评背道而驰，巴尔特则重视读者，倡导这样一种文学，即让读者具有一种积极的、创

^① 韦恩·布思：《批评的理解》(Critical Understanding)，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69页。——原注(以下凡原注，均不注明)

造性的作用。

还有一些人认为，巴尔特作为一位先锋派的拥护者而享有盛名。当法国批评家们抱怨阿兰·罗伯-格里叶(Alain Robbe-Grillet)以及新小说派的其他作家的小说不能读懂——乱七八糟的描写搅成一团，没有清晰可辨的情节，也没有令人感兴趣的人物——的时候，巴尔特不仅赞扬这些小说，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些小说联结在一起，而且争辩说，文学的目的恰恰就是通过这些向我们的期望挑战的“读不懂的”作品才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和那种“可读的”作品——即与传统的明了的规则和模式相符的作品——背道而驰，他提出一种“可写的”作品，这是一种实验性的作品，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应当怎样去读这些作品，但却只能写，而且实际上当我们读这些作品时就必然具有写作的性质。

然而，先锋派的这位拥护者最负盛名的著作所论述的并不是当代那些在写作上进行实验的作家，而是象拉辛(Racine)和巴尔扎克这样一些法国古典作家。他最喜爱的乃是“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这段法国文学”，而且普鲁斯特似乎是他最钟爱的作家。人们甚至会这样猜想：他之推崇先锋派、并且表面上对前一代文